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三

震澤沈　鎬

大雅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二國謂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釋文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度待洛反鎬案書召誥云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下云我亦

惟茲二國命稱夏殷爲二國與此正同傳云殷夏也明是因殷而兼溯夫夏蓋謂夏政不獲已代以殷殷政不獲將代以周次第說來言之序也孫毓云天覩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此言斷非毛旨正義駁之是也箋以崇侯配殷爲二國復以崇侯與商王並稱爲長太覺不倫詩稱四國者甚多必舉以實之鑿矣當以傳義爲允朱氏集傳范氏補傳均從毛義以二國爲夏商以四國爲四方之國是也歐陽永叔以二國爲指密崇其說以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

篇終無殷事不知序云天監代殷若不言殷政之失上帝何以眷西顧而與宅也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召誥多方作於成王之時若謂何因遠及夏世則書何以歷言有夏乎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正義申毛謂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由

鄭謂此殷崇二國政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爲惡者漸更浸大鎬案箋說非也殷有天下本爲天心所屬紂雖惡天或不忍遽廢之冀其變改說猶近理若崇則本非天心所屬復何所冀果如箋意萬一二國俱能變改上帝將何以處之乎傳義允洽不可易也程子以上帝耆之謂天命所歸以憎爲增以式廓爲規模範圍是已豫言與宅意下文乃眷西顧句文氣承接不洽矣

串夷載路

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瘻

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㾓在昔反詩本皆作㾓孫毓評作應役之解者僉以㾓爲誤應應對之應正義毛讀患爲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伐混夷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㾓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

應鎬案毛無改字之例若經文果作患傳必不以串習釋之箋亦不以串爲患若以爲患則當云夷即混夷何以串夷二字連屬也釋文謂一本作患自係他本非傳箋本正義誤會惠氏棟曰串古文貫字明堂位貫鼎鄭注貫國名貫與昆通貫夷即混夷斯言甚允益信經文之不作患也阮氏挍勘記曰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肯側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愈以瘠爲誤

失之矣此說是也惟釋本章上下文語意當從傳義荀子大略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注串習也書顧命夷玉傳周書武穆夷德之用注均云夷常也國語周語載戢干戈注文選高唐賦注引廣雅均云戢則也史記孝武紀路弓乘矢集解引韋昭莊子雖有義臺路寢釋文均云路大也詩意蓋謂帝所以徙就明德者周累世習於常道則當膺大任居大位也故下文言其德可配天而受命甚固也

天立厥配

傳配媲也箋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姒也緝

案大姒固賢妃而受命之故不由乎此箋以上句謂文王伐混夷以此句謂大姒語意支離不貫注傳以配爲媲蓋配與媲均有合字意此謂文王之德合天配即配帝配命之配非夫婦配匹之謂正義申毛謂又爲生賢女立之以爲妃以箋義爲傳義非也歐陽氏修曰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李氏樗曰此所以能配天受命堅固而不可易也此最善申毛義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傳慶善光大也喪亡奄大也箋又尤善於兄太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太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

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正義申毛謂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厚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流後葉令太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無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

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鎬案周之有天下固由列聖之功亦由太伯之讓故孔子亦歎其三以天下讓也不應專美王季竟遺太伯箋義是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傳經緯天地曰文箋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正義申毛謂以此王季之德比于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申鄭謂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人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鎬案鼻矣以前詩之

稱文王者屢矣傳獨於此標之曰經緯天地曰文其非以此文王爲西伯昌之文王明矣箋云德以聖人爲匹亦是申承傳義正義申鄭謂爲文德之王申毛則謂爲文德之周王何其明於箋而昧於傳也陳氏稽古編曰箋語殊傎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此論甚允其實以文王爲周王疏之誤非箋之誤也劉氏炫曰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此說深得傳旨說文悔恨也从心每聲言王季之德比于文德之王尤無遺恨正義云不爲人悔亦非毛鄭義也范氏處義曰王季之德如此可謂無一毫之悔吝斯說得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箋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釋文韓詩云畔援武強也跋或作拔正義申毛謂以畔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邱曰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申鄭謂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故言畔援猶拔扈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

冀爲跋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
苑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跋扈是凌人之狀故
以安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鎬案
下文言伐密之事詩欲明文王之伐密非妄用兵也非
貪土地也正以平其獄訟明其曲直而特借帝謂以發
下文之端箋義爲長漢書作無然畔援顏注畔援强恣
之貌强恣卽跋扈意玉篇作無然伴換云伴換猶拔扈
也蓋畔伴援換皆音義同跋拔亦音義同一切經音義
七引國語賈注歆貪也國語楚語楚必歆之注歆猶貪
也廣雅釋詁羨欲也歆羨蓋貪欲之謂後漢皇后紀注

鄉亭之獄曰犴荀子宥坐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注犴亦獄也獄字从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箋謂岸爲訟蓋以岸爲犴之假借耳

侵阮徂共

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釋文毛云徂往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正義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

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
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
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卽成文也於時史書敗亡安可
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
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
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
書傳亦無玁狁采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
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鎬案
下文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明是怒以前未經整旅如
箋意則此阮徂共文王侵之與爰整句語意不合謂箋

人距義兵則當先言侵阮徂共後言密人之距經文云云不倒置乎且既侵三國下文箋云却止徂國之兵衆何又置阮共於不問乎揆諸文義當以傳說爲長至張以書傳亦無玁狁爲辭不知玁狁二字自係國名非此徂字可比況序又明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乎不得援彼例此也

王赫斯怒

箋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釋文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鍇案方言賜盡也文選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張銑曰賜盡也集韻曰王赫斯怒斯或作儩盡也蓋斯通賜

又通傷也惟玩詩意祇言王怒未便添出臣一層傳以斯爲此蓋作語詞正義申毛謂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誤以箋義爲傳義

以按徂旅

傳按止也旅地名也箋五百人爲旅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衆釋文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鎬案箋以上文阮徂共爲三國此但言止徂國之兵衆文氣便覺支離傳義爲優孟子引此作以遏徂莒趙注云言文王赫然斯怒于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春秋隱二年莒

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故傳以爲地名旅莒同聲通用字爾雅釋詁按止也左氏昭二十年傳式遏寇虐注遏止也按遏音義同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傳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

有之而言正義申毛謂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釋邱曰絕高謂之京矢陳釋詁文鎬案上文侵阮徂共傳以爲密須氏侵之此復言密人侵阮詞意複沓上旣云整旅按旅此復言密人侵阮文義亦欠順當正義之說非也依其在京言文王自據勝地其侵密人自阮之疆往侵之時陟我高岡而密人已無敢矢我陵無敢飲我泉矣呂氏春秋曰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此章詩正甚言師行無敵見密人之靡然從風也鎬以上文侵阮徂共爲文王侵之此復言文王之侵阮如箋意距周者有密阮徂共四國何以上言按徂旅此言侵阮

彊而密國置之不問乎歐陽氏修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斯言得之

度其鮮原

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度謀鮮善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正義申毛謂文王征密既勝於是謀度其鮮山之旁平原之地營建國都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𥶡案傳說爲長鮮善雖釋詁文善原似不成文此自是征密以後之事箋指爲侵阮以後亦非蘇氏軾曰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

邑者密皇甫謐曰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劉氏璉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是度之後作爲邑名曰程邑初則鮮是山原是平地非地名也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竹書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秋次于鮮原惠氏棟曰鮮原乃商周相接之地胡氏承珙曰下文岐陽渭將與商地不相涉似不得以彼證此此傳釋鮮與公劉陟則在巘傳同彼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是鮮巘同字（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獻是其例公劉疏謂彼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公劉以陟巘與降原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非以鮮原連稱爲地名也此說是也

不長夏以革

傳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正義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王肅云非以幼弱未足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如一也鎬案此是極言文王之明德傳云不以長大有所更卽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是也王肅之言甚允箋說似鑿范氏處義曰不以長大變革而自異書所謂作聰明亂舊章者文王豈有是哉李氏樗曰在常人則好作聰明以亂舊章而文王未嘗長諸夏以變革之道也呂氏祖謙曰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

也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數說或與箋義同或與箋義異均不如肅說之當

詢爾仇方

傳仇匹也箋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正義申毛謂當詢謀于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申鄭謂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方國之諸侯箋作旁國案書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說文方俱作旁盆稷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方亦作旁晝方旁二字通以當伐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竊案毛以仇爲匹疏謂匹己之臣

意究牽彊文王嫉惡如仇崇紂爲惡者皆仇也故方國諸侯之爲惡者謂之仇方此爲下文伐崇張本仇方不專指崇崇則仇之尤大者耳陳氏啓源曰毛訓仇爲匹孔疏申之甚當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之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何足爲聖人哉胡氏承珙曰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是鄭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本非謂以其譖己而爲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幷誤解鄭箋耳此說是也

崇墉言言　崇墉仡仡

傳言言高大也仡仡猶言言也箋言言猶孼孼將壞貌

釋文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銷案左氏僖十九年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必有高城深池自負其固也可知爾雅釋樂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是言言有大意故傳以爲高大也仡說文作圪牆高見也詩曰崇墉圪圪從土气聲此亦用毛義箋以爲將壞貌蓋用韓詩搖字意不如傳義之優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傳肆疾也忽滅也箋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

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釋文拂符弗反王逆也佹九委反戾也正義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鄭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爲伐也肆爲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按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鎬案伐肆絕忽語雖平列意實各句順遞爾雅釋

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疾諷誦高誘注疾力也肆疾俱訓力廣雅釋詁絕滅也左氏昭十一年傳其亡也忽焉注忽速貌盡是伐是肆言其伐之力是絕是忽言其滅之速正義申毛謂忽然而滅是也漢書張耳陳餘傳贊集注戾違也王以拂爲違陸以箋佹爲戾其意同也

於論鼓鐘

傳論思也箋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鎬案禮記王制必卽天論注論或爲倫儀禮公食大夫禮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是倫論二字通禮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箋云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段氏玉

裁曰論同侖思同𢠩理之𢠩箋申毛耳說文亼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思如有𢠩理毛謂論爲侖之假借鼓與鍾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謂論倫無患也此說以傳通箋義極精鑿

不遐有佐

傳遠夷來佐也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正義不遐有佐爲遠夷則四方來賀爲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鄭唯以下句爲異言不遠其有輔佐之臣錫棻上言四方謂有夏諸國此言遐

謂遠方夷國由近而遠文之次也不猶言豈不謂豈不遠有夷國佐助之乎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即引是詩與傳義合輔氏廣曰久受上帝之寵廣得天下之助李氏樗曰豈有遠方不來佐助者乎范氏處義曰不遐有佐謂豈不遠有佐助也數說均依毛義蓋上云四方來賀此云不遐有佐即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之意箋義亦安毛尤說得廣大合體耳

后稷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

傳履踐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

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
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
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
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
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
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
錫案如傳說則爲事之正如箋說則見事之奇三章寘
隘巷等語豈非古今奇事經既奇矣當以奇者奇之則
不得取毛而舍鄭也若如傳說姜嫄之妊后稷之生俱
屬尋常而寘隘巷寘平林寘寒冰屢欲寘之死地古今

必無此人情正義云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不知本經履帝武敏二語即是異之實據舍本經而欲別求明證豈不甚迂后稷果有異相如孔子文王則書傳斷無不言之理然則后稷之異其如箋說也無疑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亦與箋義同箋云肅戒不復御則后稷之生其爲帝在也可知韓詩說無父感生馬融遺腹之說皆非也至列女傳以姜嫄爲郃侯之女見巨跡履之有孕禋祀以求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

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斯眞謬妄不經矣正義云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元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皆以爲然然則姜嫄爲帝嚳之妃無疑鄭據命歷序之說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非也張融云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不知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

則后稷之舉並不在堯在位七十載之後閟宮箋亦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本詩即有邰家室箋云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張說欲以申鄭先已背鄭矣張融又云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然思齊言文王所以聖也祇言大任文王之母此不足以爲難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康寧也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徙以禋祀而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

人不信也鎬案箋意以此四句上承克禋克祀四句下
啓寘之隘巷數語文氣一貫惟懼時人不信一語則非
可以測姜嫄之心適啓後人多少誕妄之談正義申鄭
亦云以無夫而生不知首章箋明言爲高辛氏之世妃
且明言肅戒不復御也蓋姜嫄爲帝嚳之妃生子亦是
常道惟此后稷之生由履武不關人道其爲上帝之神
靈赫然顯著而事出太奇姜嫄之心不自安耳

實覃實訏

傳覃長訏大箋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
嗚呼也鎬案爾雅釋言覃延也釋詁延長也訏大也廣

雅釋詁覃長也訏大也均與傳訓同李氏集解曰覃長也訏大也言后稷之生其體長且大矣范氏補傳曰覃長也訏大也后稷爲兒日漸長大俱從毛義是也阮氏挍勘記曰箋云實之言適也此正義本也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集注竝爲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顛弁正義云釋詁實是也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者也此說是也邶燕燕實勞我心釋文本亦作寔顛弁箋實猶是也疏實寔義同韓奕箋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大學寔能容之寔不能容書泰誓寔俱作是蓋實寔是三字皆音義同也此實覃實訏

猶云是覃是訏與皇矣是伐是肆等語一例下章實方
實苞五句可以例推矣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

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箋豐苞亦茂也
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正義申毛謂方者
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
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爲本莊
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
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鄭謂釋詁云苞茂豐
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

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種者槩本初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褎爲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鎬案周髀算經圓出於方注方周匝也與傳義近淮南氾論乃爲窬木方版注方竝也與箋義近正義謂傳據地滿箋據苗均箋與傳同是也呂氏詩記引崔氏集注李氏集解范氏補傳均以方爲房戴氏詩考正是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大田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言將熟之時此在苞種褎之前是言苗之初生不得以彼例

此范氏復以苞爲甲則與以方爲房更無別矣爾雅釋詁苞豐也釋言苞稹也孫注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傳於下泉斯干常武長發及此詩均以苞爲本叢訓本之豐茂與箋義亦相成也漢書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注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傳以種爲雜種蓋謂五穀皆種箋意以爲種雖五穀皆種而生則整然不雜正以申成毛義非有異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毛傳雍種今本誤作雜種案當作雝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甽苗生三葉以上隤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壅腫擬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然歟

語祇言苗之生長成熟以見后稷之功俱未說及人工不應竇種忽言及隤土附根之事其說非也胡氏後箋曰此當以正義作雍種爲是蓋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莖之肥充欸釋文云種支勇反注種雜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弁注竝同則毛本作雜正義作雍以意改之耳箋以褎爲枝葉長蓋以別於苞爲本申成毛義是也

卽有邰家室

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后稷教民種黍稷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釋文

邰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正義申毛謂國后稷於邰謂封爲邰國之君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申鄭謂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鎬案后稷即有邰以前封國無明文閟宮及此詩言后稷者可謂詳矣亦未別言受封之國箋云改封正義云先有國其說非也傳義爲長雖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駘氏曰大姜以爲稷封之邰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瑯邪毛詩寫官記因之謂左傳魏駘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五國駘即邰此在武功者姜姓之駘在魯東鄙地春秋

云莒人伐我圉台卽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遷於駘則入齊矣此瑯琊之郃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胡氏承珙曰陳氏稽古編據周詩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瑯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氏古義幷謂列女傳之有合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無涉矣然則稷封之郃自係姜姓自在武功釋文云今在京兆武功縣是也呂氏春秋辨土篇注水經注引此均無郃字錢氏大昕曰宋槧

本引詩亦無郘字然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郘就也則
經文之本有郘字也審矣白虎通義京師篇郘作合郘
合同聲通用也
以歸肇祀　后稷肇祀
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
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
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肇祀上帝
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鎬案后稷未
郘有郘以前堯祇命爲農師耳既郘有郘以後奉堯命
以事天乃得行祀天之禮故歸者歸于有郘也歸肇祀

者歸有邰而始祀郊也毛義確不可易箋既破字義亦
未允陳氏啓源曰鄭破肇爲兆不知依字訓始一也稷
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
其先代禮物邰不得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
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
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
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
至日之郊矣四也此說是也李迂仲指爲宗廟之祭以
祀天比之魯祭非禮詆毛鄭爲厚誣堯與稷不知祈穀
之祭與魯之郊禘有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其

文始見於月令若書舜典祇曰類曰祡意其時竝未定天子祈穀之禮命稷爲之不可謂僭何有於誣堯誣稷耶卒章明言上帝居歆不得以肇祀爲祭宗廟也范逸齋嚴華谷朱克升朱備善皆以卒章爲祀稷配天之郊然兩章同言肇祀不應前後異義合從毛傳

或簸或蹂

傳或簸穅者或蹂黍者箋蹂之言潤也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鎬案簸字從箕故以爲簸穅蹂字從足故正義申毛謂蹂踐其黍其義顯而易明文選西京賦簸林薄僻注簸揚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蹂踐也

又引通俗文踐穀曰蹂與傳義同劉氏彝曰蹂以脫其穗范氏處義曰蹂者脫其穟李氏樗曰或使人簸揚其穅秕或使人蹂踐之均依毛義是也箋以蹂爲潤溼之既溼之後何能舂乎孫毓以箋義爲長謂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後蹂也不知毛於此何傳獨者兩者字言簸蹂各有其人不得以事之次爲難也

載謀載惟

傳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箋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錡案爾雅釋詁儀禮特牲饋食禮不諏日注均云諏謀也爾雅釋詁方言字

林均云惟思也書謀與謨惟與思皆音義同也箋義較

傳爲明確

以與嗣歲

傳與來歲嗣往歲也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

敬祀載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夏之月令曰

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毛謂來歲者據今祭時

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堯命后稷郊天

未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

耳申鄭謂箋意定以正月爲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

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

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鎬案如毛意歲字分屬與字嗣字分與嗣爲兩層如鄭意歲字專屬嗣字一層意義雖同而解經文氣迥異矣毛於上文引周禮旹之日數語謂所以與來而繼往其意即謂本句然此言后稷事天之祀不應雜及嘗禰社等祀正義申毛以來歲爲此年之秋則經典未聞稱本年爲來歲者箋義爲優

卷之十三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四

震澤沈　鎬

大雅

授几有緝御

傳緝御踧踖之容也箋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鎬案禮記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此詩序云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箋以緝御爲敦史相續代而侍與禮文序意皆

台是也劉氏彝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朱氏道行曰老者既加几使有所憑則道飲食祝蔑哽左右之者不得稍闕故御曰緝范氏處義曰既授之几又有相續侍御之人爲有老者與燕故禮意有加以安之也李氏樗曰緝御卽周禮所謂更僕是也諸說均足申明箋義說文緝績也陳東門之池箋緝績作衣服釋文西州人謂績爲緝蓋績緝者絲縷不絕故緝有續義廣雅釋言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釋文引王肅注均云御侍也與此箋義同

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

傳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言其皆有賢才也箋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正義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

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毛之意亦爲大射也鍼案禮記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以燕養老禮也儀禮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則燕時有射禮也此詩序云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自是以族燕而兼養老經云敦弓四鍭自是以燕禮養老而行射燕時行射則禮如鄉射是相之射鄉射也

傳引以證序賓之義最爲的確箋以爲大射非也正義謂毛之意亦爲大射疆傅合箋尤非也呂氏祖謙曰鄭康成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李氏如圭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未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後爲之許氏謙曰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尚多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胡氏承珙曰考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經於下章竝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已賅諸說足以申王肅之說解正義之

或

以祈黃耇

傳祈報也箋祈告也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正義申毛謂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耇之老人申鄭謂以告黃耇將養之也竊案禮記表記報者天下之利也注報謂禮也此傳以祈爲報蓋謂酌大斗以禮黃耇耳七章八章均言養老之事正義申鄭謂以此章爲始告末章爲正養恐非

以引以翼

傳引長翼敬也箋旣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

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illegible]案爾雅釋詁儀禮少牢饋

食禮勿替引之注文選思元賦取蜀禪而引世舊注均

云引長也爾雅釋詁周書程典愼下必翼上注家語正

論以燕翼子注均云翼敬也漢書杜欽傳㬎脊長儉注

長謂崇貴之也傳以長訓引以敬訓翼蕭該謂崇貴之

恭敬之耳箋以上章以祈爲先告此爲老人之來以禮

引之翼之義似未的

以介景福

箋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釋文介音戒

毛大也鎬案小雅車舝景行行止傳景大也介景皆訓大語意亢沓箋義爲長餘皆放此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正義申毛云此言令終下言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言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

亟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申鄭云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末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竊案細玩經文及傳文首三章言饗燕之事四章籩豆靜嘉言享祀之事此章上承饗燕下啓享祀故傳云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也正義於首三章申毛俱云成王祭宗廟以鄭義爲毛義誤矣饗燕係泛言若謂祭後之饗燕則經文爲倒置箋於首章謂旅酬歸俎以此令終謂以善名終語意似覺支離傳義爲長李氏樗曰蘇氏曰昭明而能融高朗而能終終而復

始福無窮也惟受福如此故公尸以善言告之輔氏廣曰昭明有融者欲其明德之極於盛也既言昭明又言高朗者昭明但言其明德而已言高則見其超然於事物之表言朗則又見其中虛而表裏瑩徹也高朗令終則又欲其高朗之極於常久而能考終命也然能善其始斯能善其終今雖未有終既有其始此公尸所以嘉告之也朱氏公遷曰昭明與景福相屬高朗又與令終相貫皆言福耳朱氏善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悠久諸說皆於毛義無當也

永錫爾類

傳類善也箋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盡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頴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鄭箋爾雅釋詁書太甲中自底不類傳桑柔貪人敗類傳將中威儀不類傳皇矣克明克類箋蕩而秉義類箋均云類善也家語永錫爾類在類善也毛意蓋謂成王有孝子之行則無匱竭之時天遂永錫爾以類言世世皆孝子猶云象賢也下章永錫祚允言永錫福祚於子孫此章言永錫以能孝之子孫語意自有次第箋以此爾類爲人所與下章祚允爲天所與同是永錫而意解參差且下章即根此句說下若謂以成

王之臣孝能錫類由室家以及天下遂令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意理亦未安晉語叔向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毛傳即是此意彭氏執中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享矣固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孔氏廣森曰禮有三本先祖者類之本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二說俱足申成毛義黃氏櫄曰詩人之意蓋以爲相祀之人有孝子之行而又能轉相教化以與其朋類也此依箋義恐非

室家之壼

傳壼廣也箋壼之言梱也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正義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錫案說文壼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壼與爾雅義同傳以壼爲廣正義以爲宮中巷路之廣王肅以爲廣及天下一中其已言者一中其未詳者皆是也箋言及於天下先言壼之言梱似壼字兼有兩義不如傳義之直截

李氏樗曰壼廣也國語曰壼廣喻人民之衆也言既及室家遂及民也此與傳義合輔氏廣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范氏處義曰壼者內也此章申言神錫以善凡在室家之內者均受其慶二說均於毛義無當

鳧鷖篇

正義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爲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

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
章首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
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
是常故先言在涇旣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
鳥不常處或在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
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潨山之絶水鳥
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喻故不
依尊卑之次焉鄭案上篇言公尸嘉告此篇五章俱云
公尸上篇序云太平也此篇云太平之君子兩篇當是
一事上篇正祭此篇賓尸五章一意其言涇沙渚潨亹

者取以協韻無他意也傳義爲長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歐陽氏本義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耳在沙在渚在潀在亹皆水旁耳鄭氏曲爲分別以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爲混其然以者戒於窮黷而汨亂經義也二說均得之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

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正義抑抑傳以抑
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云秩常也故以
秩秩爲有常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鏞案爾雅釋訓
抑抑密也注抑抑威儀審諦又抑抑威儀密靜也小雅
賓之初筵威儀抑抑傳抑抑愼密也此以爲美亦是愼
密意與箋訓密意同爾雅釋詁秩常也說文秩積也从
禾失聲積與常意近周禮酒正凡有秩酒者司農注禮
記月令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又呂覽季夏注文
選東京賦京淡雅之有秩薛注俱云秩常也此德音指
敎令說則有常之義較勝輔氏廣曰容止抑抑然甚密

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鄒氏泉曰威儀者德之符也抑抑則動容周旋之中禮聲譽者德之著也秩秩則內外始終之無間此皆以德音為聲譽非也

思輯用光

傳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鎬案揆以文義箋說為長李氏樗曰以思和輯其人民光大其基業此依箋義是也范氏處義曰思輯祖業使之光大此以輯字說祖業義未甚安且少民人一層意不如箋義之周妥孟子引詩輯作戢二字音義同也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

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公劉旣登堂負扆而立

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酌酒以匏

爲爵言忠敬也正義曰毛謂賓來就燕旣登席矣乃依

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

酒之殺其飲此酒酌之用匏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

也中鄭謂公劉之朝士大夫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

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扆而坐也公劉旣登堂矣乃負

扆而立矣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殺

得殺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孫毓云此篇至稱
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
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
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箋說爲長錫棻玩下文君之宗
之之語意自是言羣臣以公劉爲君而尊奉之則此亦應
指羣臣之敬君而言孫以箋說爲長是也周禮太宰注
立依前南面儀禮聘禮注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禮記曲
禮天子當依而立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俱云依本
作扆此詩經文作依箋作扆依與扆古字通用也

君之宗之

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正義孫毓云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鎬案孫說是也書舜典禋于六宗傳汝作秩宗傳劉氏釋名釋宮室國語晉語又不能宗人注呂覽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注鳧鷖公尸來燕來宗傳雲漢靡神不宗傳俱云宗尊也左氏隱十一年傳周之宗盟異注宗爲尊白虎通宗廟宗者尊也左氏成五年傳晉伯宗穀梁作伯尊蓋宗與尊音近義同也朱子語類問君之宗之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

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朱氏公遷曰宗字之義朱傳呂說各是一意但此方爲燕飲言之則朱子之說爲切然謂公劉自爲宗則宗字未議究作何解李氏樗曰君旣飲食其羣臣羣臣遂從而君之尊之此說依箋義是也

其軍三單

傳三單相襲也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申毛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王肅云三軍相襲止

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申鄭曰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以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何禦哉鏑案傳云相襲意以公劉軍制重重布置內外凡三如人之衣服單衣之外復重襲以單衣惟三單之制未聞王肅之說出於臆度且婦女豈可以充軍數若言在道防寇則此章已言至豳也不如箋說爲得據李氏樗曰其軍三單者蓋言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大國之有三軍則以餘卒爲羨今方遷豳通三軍之數而無有羨卒故其軍三單范氏處義曰周

家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副丁也今言三單則是單而無副許氏謙曰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單者無羨卒也諸說均足申明鄭義

徹田爲糧

傳徹治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正義申毛謂治其豳國之田以爲人住之糧王肅云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申鄭謂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鎬案公劉

始遷於豳使民治田取其稅以爲軍國之糧其時竝未定稅名爲徹至後有天下遵公劉什一而稅之制名之曰徹傳以爲治治田爲糧當亦指稅民而言箋以徹爲周人百畝而徹之徹蓋此詩言公劉之事作於成王之時傳據公劉時事言之箋據召康公上溯公劉故以周制言之兩義可通

度其夕陽

傳山西曰夕陽箋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正義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

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廣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鎬案卷阿于彼朝陽傳云山東曰朝陽正義申之云於彼朝陽之地則此亦謂山以西之地箋云夕陽者豳之所處意與毛同惟毛以度爲居豳以度爲量度常以箋義爲長曹氏粹中曰豳在梁山之西其東蓋迫於山乃復自西而度之以益其封域李氏樗曰既而民益眾然後度其夕陽之地以居之二

說依箋義是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鎬案序云言求賢用吉士也箋說與序意合李氏樗曰毛氏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不如鄭氏之說爲勝王氏安石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

體則風撫自西而迺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亦如是而已斯説足暢箋義矣輔氏廣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王氏逢曰地勢美而天氣和則君心悦而臣言入矣蓋見成王當此之際其胸夾直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繼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二説與序意不合非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旣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

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正義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伴為廣大奐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王肅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

爲勸戒與此正同鎬案王肅以爾游爲君子樂易而來游是以下文豈弟君子夾入非經旨也如箋意爾游卽是優游二語遞說亦非經旨說文伴大皃从人半聲後漢書馮衍傳注煥文章貌禮記曲禮美哉奐焉釋文奐本作煥孟子吾王不游注游亦豫也淮南原道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注優柔也爾雅釋水順流而下曰泝游詩意蓋以此二語贊歎成王之德性謂廣大而有文章者爾何其悅豫也優柔而和順者爾何其休美也休卽書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之謂也爾游爾休卽指爾性而言惟性或不能無閒須用賢以輔之下文云豈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蓋謂用樂易之君子以終成其德性也輔
氏廣曰伴奐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閑暇而來游於此也
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呂氏祖
謙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范氏處
義曰伴奐閑暇貌優游自得貌謂成王游於巖廊則甚
閒暇休於法宮則甚自得諸說俱太粗淺汪氏衆義曰
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
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
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
游而申成之然以此二語遞說終於經文語意不合胡

氏後箋是其說非也

茀祿爾康矣

傳茀小也箋茀福康安也鎬案兒寬曰福祿來崇崇重也旣醉曰介爾景福景大也無有以小福頌其君者箋義爲長爾雅釋詁祓福也注引詩祓祿康矣蓋茀祓古同義可通

純嘏爾常矣

傳嘏大也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鎬案周頌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傳純大也此傳無文當與彼同嘏亦訓大語意欠安箋義爲長范氏處

義曰嘏福也誠能使德性日充則所享之純嘏自常久而不已也此依箋義是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鏞案此章前後無言及於祭祀何以此忽說祭祀幷此三語竝不似祭事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亦無言及祭事箋

說非也歐陽氏修曰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本章豈𢕟君子四方爲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絕不相屬且詩本無祭祀之事黄氏櫄曰鄭氏以有孝爲成王以有德爲羣臣其意以祭祀爲說詩人之意恐不然二說均是也范氏處義曰有馮有翼吉士之才也有孝有德吉士之行也王既賴之以引其前以翼其左右則身無過舉季氏本曰馮翼以賢臣之適於用者言孝德以賢臣之本於心者言人君能致賢臣以爲引翼則惟以德自將而無爲民化故曰四方爲則鄒氏泉曰馮者忠諒

可託心膂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善事親則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於己則有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以之輔翼而不怠於所行則其德日修矣諸說均以馮翼孝德爲指賢人意與毛傳合惟以引翼爲賢人之引導王輔翼王則與毛異然行葦傳與此同彼謂王長敬者臣此謂王長敬賢臣傳義一例不可易也呂氏祖謙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朱氏公遷曰慈祥以孝言篤實以德言呂氏即以孝德之人爲可馮翼者然玩四有字明是四項平列東萊之說非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箋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釋文翽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鎬案序云求賢用吉士也正義云吉士亦是賢人蓋賢也吉士也二而一者也箋過泥序文遂謂賢者所在羣士慕往非也正義引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傳以翽翽爲衆多是專指鳳凰亦者鳳凰自亦也王肅云集止以亦傳

天傳天以亦集止今本正義脫誤此依後箋從浦氏校正箋以亦爲與衆鳥非也九章傳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毛不以爲興故此正義申毛云成王之時有鳳凰之瑞召公以爲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則不如箋以鳳凰喻吉士爲優劉氏濟曰鳳隱見以時類君子之出處朱氏公遷曰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士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輸其媚愛于天子矣范氏處義曰鳳凰靈物也出則爲世瑞故以喻吉士吉人也李氏樗曰鳳凰之飛翽翽其羽以類而進咸集於此以譬藹藹之吉士

在有道之朝亦引類而進也諸說均依箋義以鳳凰爲

喻吉士是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

萋雝雝喈喈

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

生朝陽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

下和洽則鳳凰樂德箋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

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而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

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

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

雝喈喈喻臣民和協鎬案序云求賢用吉士也箋義與
序意合觀傳較優歐陽氏修曰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
桐之上梧桐則菶菶萋萋然茂盛鳳凰則雝雝喈喈而
和鳴以喻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黃
氏櫄曰賢人君子難進而易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猶鳳凰焉非高岡不翔非梧桐不棲
故鳳凰鳴於高岡之上者以有梧桐之木生於朝陽之
地也梧桐之木菶菶萋萋而盛鳳凰之鳥雝雝喈喈而
和朱氏善曰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
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君之喻陳氏鵬飛曰比賢者必

聚於有道之朝諸說均合箋義是也論衡初學記引詩作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徐氏璈詩經廣詁曰毛傳以菶萋釋梧桐雝喈釋鳳鳴則經文當以論衡初學記所引爲正今本當由唐定本以後倒其次也然玩箋文自以今本爲正毛於菶菶二句傳乃是順經文釋之不得因下二句疑上四句也徐氏之說非

矢詩不多

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鎬案傳義以矢詩爲賢

人陳詩用賢多則陳詩自多箋義以矢詩爲召康公陳詩卽指卷阿詩言謂此詩之外不復多陳義各不同正義申毛謂令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以箋義爲傳義誤也首章矢音此章矢詩首尾相應矢音文在豈弟君子之下矢詩文在君子之車君子之馬之下兩章義應一律箋於首章矢音爲賢者陳出其聲音此章矢詩爲康公之陳作此詩前後歧出當以傳義爲優汪氏異義曰傳意言王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爲工歌令矇瞍賦誦以爲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爲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此

說巾明傳義甚爲允當

卷之十四終